



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論文比賽
社會組第一名

一貫道應運的時代使命

鄧志貴

一貫道總會 提供

壹、前言

一貫道在臺灣四十三年，從不被瞭解，到被誤解、取締、直至明朗化與合法化，甚至被認為最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教，其中的過程與基督教被羅馬帝國迫害，終至成為國教，有著相似的地方，甚至與佛教、回教都有著相同之處，可見真理自在人心，道雖可被誣陷一時，卻不可能永久沈淪，道乃人所本有，人心之

自覺，必有其時，道之時雨所化，只要適得其時，枯萎的心靈，得所滋潤，必願復其清明，而道之所存，無所不化，至誠之顯，貫通神人，道在中國發源，也惟獨中國可以相容這許許多多的宗教在這塊土地上，並生共存，這也正是道並行而不悖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特性，惟獨有道才可能達到這種境地，也正是一貫道能將五教的教義融通、圓滿的貫通在其教義之中，而啓發千千萬萬人的天理善性，以蔚成文

運，以成其沛然莫之能禦的時勢。

貳、一貫道三字的意義

道德經上說：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」易經繫辭傳上說：「繫辭焉而命之。」萬事萬物之生發，皆出於道數，道數者，自天命之，則繫辭亦命之一，用以分辨審酌事物，而爲之名辭。有辭乃有名稱，有名乃有分類，名則實之賓，有實必有名，故名實一體，而孔子必也正名爲先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，言之必可行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正因名正則言順，試觀現今各種宗教之名，如佛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、道教等等，皆以「教」字殿其後，明示其爲教之所傳。而「宗教」者，本末一貫，蓋「宗」者萬事萬物之大本源，即道也，故曰萬教歸宗；「教」者教化也。道爲本，教爲末。中庸上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性道教三者連貫而成。性由天賦，性藉道以復返於天，更率循著道以行，本道以教，教乃由道而出。道有隱顯，教無古今，道存則萬教匯通，道隱則教有

差等，中人以上可以語上、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，遂成平等法與祕密法之分，故有正法、像法、末法之別。道失則漸傳漸失其真，而以教名世，終分枝別葉，以成千門萬教。獨一貫道於今尙不稱一貫教，是其道與教合，以道爲本，示人見道，導人成道。故以道名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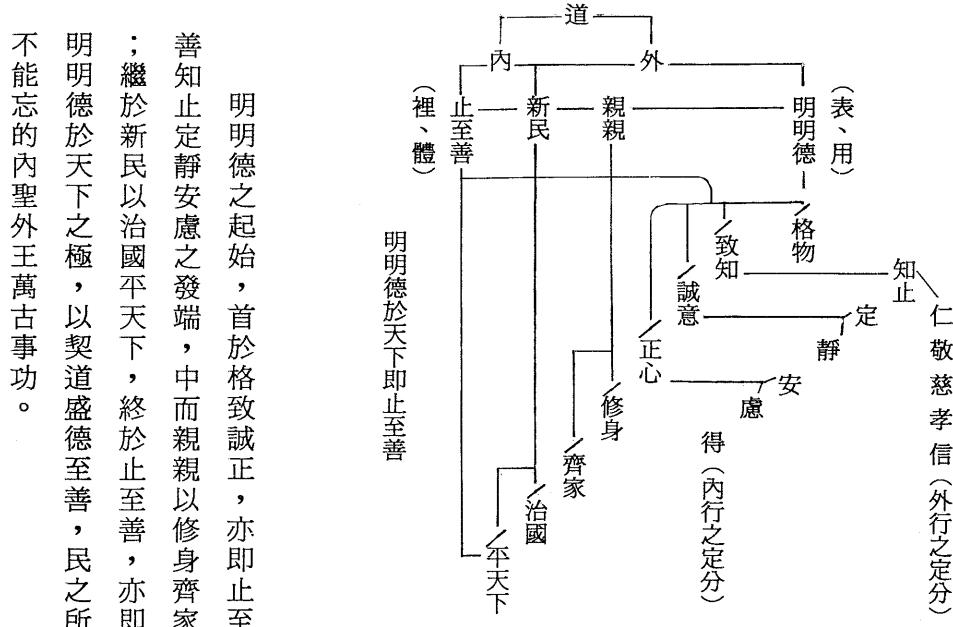
命者名也，音相近，義則古時相通。如大學：「見善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。」此命字當徒慕虛名解。禮記儒行篇：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。」此一命字，當名解。命者出於天，含有天命之意，故稱天命，天命之，而人名之。命者，明示非人所爲，言已夙定，夙定者人不能移易之，亦不能更改之，此則命之之義，本於自然而然，而名者成於人，乃由於觀象取義，以使名實相符也。

「一貫道」三字，可見於論語，子曰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而定名或即出於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（農曆閏六月十五日），明明上帝所批之「皇申訓子十戒」一書中第九戒，「今時下旁門興萬教齊起，怕的是皇胎子誤被人迷，這千門合萬戶全是申降，先傳書後送信諭知三

期，時不至申不降天道一貫。」「非今時申不洩天機玄語，今本是收圓時萬教歸一，申降道化三千賜名一貫」，今時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成立，對於稱名曾有「一貫道」與「天道」之擬議，而仍沿稱一貫道，不敢有所移易，率依此訓所定，可見天命之不可違。

參、一貫道即大學之道

大學首言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、在親民、在止於至善。」王陽明本於文中又有「作新民」一語，訓「親」字應讀爲丁一ㄣ，含親親新民之義。（另有大學證釋一書，明正爲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、在親親、在新民、在止於至善」）。其綱領有四，而可歸結爲二，即明德與止至善，一體一用，一內一外，正己成人，已覺覺他，親親新民其過程也，而歸本於唯一之綱領——道。條目雖言有八，實不可別爲各章以斷章取義，只可敘其次第，而先後連貫使人知一貫之義，本於道一而已。試作圖如左：



明明德之起始，首於格致誠正，亦即止至善知止定靜安慮之發端，中而親親以修身齊家；繼於新民以治國平天下，終於止至善，亦即明明德於天下之極，以契道盛德至善，民之所不能忘的內聖外王萬古事功。

道爲大學中綱領條目之總貫，明明德包舉

全部，爲道之用，止至善全受全歸，爲道之體，體用一如，內外並包，四綱領八條目不可缺一，一者即四，四者即一，本末始終，一以貫之，此即夫子所謂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貫則

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鉅細靡遺，徹始徹終，徹上徹下，道之所在，如燈之光，無不透明，道之所運，如理之化，無不通行。故動靜行止，持己對人，處家理國，皆本此道，此之謂一貫道也。

道者一中而已矣，一者命之謂也，中者性之謂也，一、中、誠、性、理、極、真、如、至善，皆道也。故「一貫道」始終是道，無處而非道也。

肆、一貫道即道統傳承之道

一貫道爲夫子「一以貫之」之道，包舉大學全部，人生行則，不能外之。試再就「大學之道」四字說明之：

「大」者，人得一爲大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

「學」者，大學一書係教人爲學之書。大學

之教人爲學，爲教人學聖人之教化與政令，故大學一文爲儒教教人之薪傳。

「大學」者，即內聖外王之學，也即是聖聖相傳之心法。即學大，學天，學立身行道，致身聖賢，致世治平，以期於聖人地步之大學問。

「道」即中庸修道之謂教之道。此語包儒教之旨，故大學通篇所言皆是道。修道也即是依教修身向道，而教者皆教以道。

「大學之道」，即以道而教。乃源於先聖道統傳承，歷相授受，口口相傳之心法大道也。

一貫道本此聖聖歷相傳授之心法，如堯之傳舜「允執厥中」，舜之命禹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衍續至夫子，即此綱領條目，而以大學之誠正至善，中庸之中和位育，契合道統心傳。一貫道亦即本此聖聖相傳之道統心法，故稱一貫道。而一貫道關訣印三寶心法之傳授，與古聖之傳，並無二

致。

伍、一貫道（即儒家）之性理心傳

一貫道之傳授三寶心法，從個人對自身天理覺性的體認下手，朝聞夕可，直接了當，當下認取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繼而說明放則彌六合，一本散於萬殊，勒則藏於密，萬殊復歸一本之三極妙道，知所先後，瞭然本末，統攝理氣數象之大綱，心領神會，頓明本來，知所去取，身體力行，可成聖做佛，復歸無極。

持此無上神咒，聖神護庇，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，於己身，升中於天，達本還原。於先祖，對越在天，克配上帝。再則合同，同字含和同之義，即與人爲善，善與人同，而由引保師代傳合同，是推此同人之功，可以同人於野，同人於宗，終致世界爲大同，己身明善爲誠，誠敬之至，至善之止，無妄無災，無恐無怖，生而安和，逝而永壽，人之生死安危，維繫於斯三寶，獨善其身可，兼善天下亦無不可，朝聞道夕死可矣，弘道殉身垂名千古，更屬可矣。正己成人，積極入世，天上人間，內外兼顧。

如更推衍貫串佛家三寶佛法僧，則拜佛不忘自性佛，效法佛菩薩的精神，目的終在恢復本然之佛性，玄關一竅，自性彌陀當中坐定，更當勤掃雜務，克保清靜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而法即非法非非法，一切有爲法，終如夢幻泡影，正因法門無量，其旨皆在引迷入悟，瞭解聖佛慈悲心印，雖法無高下，而契機獨勝，惟能除一切苦之無上咒無等等咒，爲至上乘，故至爲高超之法乃克稱「訣」，以其統攝萬法，教外別傳，故稱「密訣」，而自性既明便可生發萬法，如金剛經統諸法，心經統金剛經，而「觀自在菩薩」五字可統心經也。古人千里訪明師，萬里求口訣，豈無由也？僧者道德高超之修行人也，而合同手印，本乎天心，人應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，而弗失之，孟子曰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」，推此赤子之心，則言行必可感化他人，故大學曰：「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」易中孚卦：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，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」夫子則釋爲：「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。」蓋

仁德之感，天心之化，無不感而從其風也。本此以行，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，則爲君子爲大人，正己成人，弘法利生，而渡化衆生，救人性命，乃萬善之首，如此亦即同於爲高僧矣。

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無不可也，而皈依自性佛，皈依聖無上密訣心法，皈依天性赤子心，孰又可曰不宜？佛心、心法、赤子心，三心貫通合於天心，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，而先聖後聖，其揆本一也。所謂爲天地立心，所立者此天心道心，爲生民立命，所立者此一存心養性，知性盡心，爲往聖繼絕學者，繼此一失傳心法印心，爲萬世開太平者，開此一天下公心。故道心貫此三心，演爲四心，甚且一心可化千萬心，而心心皆是不離自性本心。此之謂一貫道三寶心法哉！

陸、一貫道應運（即儒家應運）之歷史回顧

一、儒道本同源

五千字，爲道家宗主，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師承老子，卻爲儒家泰山北斗，蓋道儒二者古無分別，故儒教謂爲道教亦可，謂出自道教亦可，上古高士，與唐虞三代君相，莫非同道，惟或出或處有異耳，出則成治平之功，處則全修養之事，並非二道也，故巢由自逸，堯舜獨勤，太公相周，夷齊採蕨，孔子遊於列國，老莊守其所居，其道一也，而儒教自有出居之功，爲教養之事，聖人能出能居，且教且養，其於道與德皆致中極，其教人者亦同然矣。然一般而論，出仕在位則儒，退處在野則道，其實於本質上未嘗有所不同，故孟子有「禹、稷，顏回同道，異地皆然」之語，蓋道一而已矣。再加深究，則五教之旨，應屬同出，窮本溯源，仍歸一宗，如有所分別，天之時，地之域，即運數使然也。而上古之時，通常以爲道家應運也。

二、歷史上看儒家何時應運

堯舜垂拱平章，無爲而治，純然是道，文王演周易，太公著六韜，原不似儒，老子道德

之整也。老子而後，由道之整轉爲道之分，教

有無數，應運卻不同時，道運轉爲佛，西方有聖人出，其名爲佛。（查辭海大事年表，釋迦生於西元前五五七年〔一說六二二年〕，早於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年有六載，二十九歲離家修行，雪山歷經春秋七年，證道菩提樹下。孔子年三十四問禮親炙於老子，而五十知天命，推算可知，孔子得道確然在佛陀之後。）佛統傳衍二十八代，儒宗僅有四聖承繼，天命西轉並無爭議。故東方仲尼，道不行於東魯，周遊列國，羞論五伯，栖遑無已，厄於陳蔡，受隱者之譏，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，知其不可而爲之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，歸泗水，教子弟，刪詩書，定禮樂，著春秋，贊周易，魯堂留餘響，群弟子錄論語，何患乎喪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，慨嘆天下之無道也久矣。爲時中之聖，宋朝唐庚言：天不生仲尼，瓦古如長夜，有若子曰：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而後四述精義，合成學庸論孟，綱領統舉，貫通詩書易禮，雖爲儒家鼎盛大成時期，卻是霸主雄爭，兵戈四起，九流十家，論辯縱橫，鑠金交議，天下滔滔，非楊即墨，邪說漫溢，孟子雖稱

雄辯，無奈天下之英才未得其教育，孔聖得顏曾，尚可言吾欲無語，孟子卻是全不得已，感嘆天之未欲平治天下，如天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，然而無有乎爾，亦無有乎爾！心法之失傳，令後世學人唏噓嘆息不已。是五聖僅闡述王道存萬古，而非其運數，要平天下，須得後世之真儒。

孟子而後，秦併七國，坑儒焚書，士人遭殃，典籍不齊，嗣漢朝代興，蕭規曹隨，黃老治世，與民生息，漢武雖依董仲舒之議，寵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立六經博士，而斷簡殘篇，今古文之訓詁，僅就文演義，儒教真義已晦，故漢儒有言，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亡而大義乖，雖光武提倡儒術，表彰氣節，蔚成淳美之風，後世卻不幸演成黨錮之禍，致魏晉高賢神仙之說，代有人出，迨至五代隋唐，佛教大興，或西出取經，或坐寺翻譯，五里一庵，十里一廟，梁武有三次捨身之事，太宗有大唐三藏聖教之序，科舉則進士優於明經，詩風蓋千

古，聖經久低靡，雖韓文公，文以載道，起八代之衰，力排佛老，犯顏而爲師，終坐諫佛骨之罪，貶落潮州。及乎有宋一代，國力不振，獨文運天開，五星聚奎，文士與道佛之徒交接，其聰慧者，默會其說，知性道本來之義，已知漢儒之固陋，晉唐之駁雜，有違聖教之旨，希夷首出，濂洛關閩，相繼而起，而又皆不得真諦，且程子受嘲爲妖道，朱熹被稱爲僞學，從者有罪，毀者有功，以晦翁之大成，畢生心力之萃集，仍有鵝湖之辯，猶有所未明聖意，時又囿於宗派，習於虛浮，尙文而忘質，能知而難行。加以當代詞學披靡，才人輩出，風花雪月，淚血愁腸，斟酌斷鬚，皓首窮年，坐送半壁江山，岳武穆未能搗黃龍，風波亭中申精忠，南宋讀書之人，猶把杭州當汴州，一旦元兵臨城下，文信國傳車送窮北，凜烈千秋留正氣，而九流十家，儒士居末，尙在乞兒之下，誠千古之大厄運也。明朝遞嬗，八股取士，競尚功名，陽明先生猶不能免俗，東廠除異黨，耿介難安，所幸尙有理學融合三教，開後世合流，而清興文字獄，金石考證之風吹起，氣節

之士奔走，或不臣避居，及至清末，漸來歐風美雨，竟有全盤西化之說，中華文化視之如同敝屣，至於民國，內憂外患踵遽，甚而高談禮教吃人，打倒孔家店，終至文化革命，除舊佈新，連根拔起，而至於今，社會風俗敗壞，綱常倒置，徒重法而不知禮，一片拜金主義，致使治安不易，甚而犯上作亂，當成兒戲，人道有似明夷。於此二千五百年間，只能說僅是懷抱儒家之孔仁孟義，並未將儒家王道之理想付諸實際。

自從孟子心法失傳以後，內聖外王兩相兼全者，公論以爲僅王陽明與曾國藩二人，其餘則事功有成，而內聖未備，或獨善其身，而德未及人。只因格致之功，超乎賢哲睿智之上，豈僅識物知理，去物之欲。性道之微，非親炙於師，面受其教，得之口授，則固不能想像而得，以其非盡人所能知所能習；知之而後，苟無實地修養切身涵濡，亦未可得其眞。性道之大，盡人合天，通天徹地，非致中和豈可參贊化育，故不得一指，難登聖域，爲物不二，始可達不測之極。獨至聖與四配之傳，其如日月

，不可毀易，光被四表，永昭寰宇。下有宋明理學，融通各教教義，是爲後世真儒復興開先河，使人聞得一貫精義，自加印證經據，恍知符節若合無異，而聞者生信，信受而奉行，可使人平步上玉京，終可致世於太平。

從道運西遷至達摩東來，老子還潮真道復歸於中國，一脈相傳至六祖，衣鉢再失傳，其實道歸俗家，而後真傳雖也曾隱佚一時，終再遞傳，至三期白陽，金公稱儒童，正是否極，天要開大同，爲此普渡大事，上天預於道佛運轉之時，有儒家五聖整理典籍，傳留後世，其後又開文運，融通三教，竊以爲末日天下既溺，縱有通天大聖，亦難獨排衆議，如孔聖生於今，方開始述教義，將亦無可奈何其春秋筆，而早生於昔，雖述而不作，卻是傳聖經，留後世入人心底，已然爲今日大道之行留下伏筆。

三、一貫道應運即是真儒應運

一貫道承孔孟心傳，於民國十九年，大開普渡，是人人所需，乃衆生一大事因緣會聚。於今衰世，要復返古風倫理，佛道雖好，然論

儒之入世，佛、道似屬略遜一技，要化娑婆爲蓮邦，改世界爲無極，已非因人之需，需人之極，不能竟其功達目的。蓋道家仙人，山上人也，飄逸灑脫仙風道骨，非輕名利慕逍遙者難以致之。釋家佛菩薩，弗人也，需先棄世絕塵離親捨業，更非世人之所能致。而儒家聖人，儒者，人所需也，聖者至也，通也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參贊天地之化育。致世父父子子、兄兄弟弟、夫夫妻妻、君君臣臣，綱紀人倫。以上古之時，人心淳樸，一人可化天下，道在君王，瀟散無爲，人人安分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道可致世熙和。中古之時，君王無道，人心作用，治亂興衰，聚散分合，道在師儒，藉以維繫人心，有教化而無可作爲，道之不行，運之不濟，明道者避世獨立，潔身者出世遯離，垂典範以鍼時敝。今日民主時代，主權在民，要國家興起，必全民努力，道降庶民，民爲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正是儒家思想撥亂反正之時機。不需藉由政府政令，施

行仁義，民主主權，行仁在我，成道在己，有道之人，人人可依道發揮，士農工商，各不妨業，夫妻同修，子孝家齊，正己成人，開物成務，大則作聖，小則成賢，一言以蔽之，全上天開恩降道之力，正是大道之行，天下爲公甚易，一介苟存心，萬物德澤庇，真儒復興，道在援救天下之沉溺。

今日天不愛道，凡夫俗子皆得聞求一貫大道性理真傳，所謂道在聖傳修在己，德由人積命由天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。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，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。」「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，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。」欲效顏子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爲者亦若是」者，當體孟子所言「堯舜與人同耳。」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。」則舜之「隱惡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」，「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。」使聞者莫不興起，所以「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」，而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即在於茲。凡我一貫子弟，遵此而行，人人成其明德，家家普克諧

齊，孟子曰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」「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」此即是極亂之世，必藉有志之聖賢，共同努力以救之，且不可將聖賢看得太高，聖人只是常人，將心澄得定，將人與物看得明，將事作得去，便是聖賢，此乃謂之真儒應運，將孔孟真義闡揚，徹底實行。今之人教育普及，而惑於豐富中的貧窮，正不知如何去取，所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，正如大旱之望雲霓，道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，仁者將無敵於天下，今日正當傳承聖聖心傳，人人克己復禮之際，而天下歸仁，社會國家，必將喜見堯天舜日矣。

柒、一貫道的任務與使命

一貫道道之宗旨：「敬天地，禮神明，愛國忠事，敦品崇禮，孝父母，重師道，信朋友，和鄉鄰，改惡向善，講明五倫八德，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，恪遵四維綱常之古禮，洗心滌慮，借假修身，恢復本性之自然，啓發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挽世界爲清平，化人心爲良善，冀世界爲大同。」而中華

民國一貫道總會章程第二條明訂：「以團結一貫道道親、闡揚道義、弘揚中華文化、促進社會和諧暨世界大同為宗旨。」（以團結一貫道親，健全道務發展、一貫道教義之宣揚與研究、協助一貫道道規之整理與執行、興辦社會公益及教育、文化事業、協助政府推行政令及社教活動、及其他有關一貫道興革事宜為任務。）可知促進世界大同為一貫道之使命，而以團結一貫道道親、闡揚道義、弘揚中華文化、促進社會和諧以達成之。今再試觀禮運大同篇：

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，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」本篇且再述之如左

(二)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：尚賢也，即大學：「君子（中人以上）賢其賢而親其親」、「仁人能愛人，能惡人」、「見善而能舉，舉之而能先」、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」之新民意義。

：公益及教育、文化事業、協助政府推行政令及
社教活動、及其他有關一貫道興事宜為任務
。）可知促進世界大同為一貫道之使命，而以
團結一貫道道親、闡揚道義、弘揚中華文化、
促進社會和諧以達成之。今再試觀禮運大同篇

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，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」本篇且再述之如左

懷之淳美風尙。孟子言：親親而仁民，文王施政，先乎鳏寡孤獨，而善養老者也。古男有分，女有歸：齊家也。即大學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」之義。國無二君，家有二主，男女內外正位，各守其分。男之分定，則不爭而嚴，嚴則能肅而無私；女之有歸，則女爲一家主婦，職司家內事務。外見夫勤，內有婦助，家道克齊能諧，情合不亂而相得，則興旺必可立而待。易家人彖曰：「女正位

乎內，男正位乎外，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，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，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，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。（嚴君：嚴者儼然，意即威儀尊重，言行莊嚴，儼然君也。）

（五）貨惡其棄於地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，不必爲己：即治國平天下，不可一人貪利，不可務財用而長善於聚斂之小人，應以義爲利。以德爲本，財爲末，先慎乎有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，而用及於公，物盡其利，民得其生，未有府庫財，非其財者也，亦即與民興利，藏富於民之義。

（六）謀閉而不興：即禮之倡興也，正是論語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孟子說：「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」之義，人人素其位而行，上下安和，交接以禮，謀計無用也。

（七）盜竊亂賊不作，外戶不閉：即有禮以成治，藉禮樂教導以匡正物質蓄積過度之蔽，使相互調濟，有所節制，以開泰成大有之

年也。而非如慢藏誨盜之暴發戶，負且乘以招寇至。蓋負者，負物也，以力稱；乘者，乘車也，以逸稱。負物而乘車，是不倫不類，乃君子而親小人之事，富而兼賤役之行，如謂爲貧則不宜乘，如謂爲貴則不宜負。乘而負，是將暴露其多財，而不欲假人之手以濟世利人，易起貧賤覬覦之心；是輕視物而不甘勤奮奔走之勞，人必以爲搶奪之來，易致盜賊猜疑之情。此是今日社會動亂之根本，是富貴之人未能正己，其貪恣不法，唯利是圖，豪奢鬥富，浪費無度，引領世風化民成俗，而上下交爭利，所導出之必然結果。故君子先責己而後責人，先正己而後治國，以義爲利，人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，故而外戶不閉是謂大同。

捌、世界大同的前提

孔子說，道之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；道之不行，賢者智者過之，而愚者不肖者不及。是當時道真的不行於世，卻又明白傳述禮運大同篇

，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」，以顯見世界大同必有其時日，而必待大道之行與天命二項條件，捨此二者，便不可能。古來得道之人，寥若辰星，如斯無聲無臭，形而上之性理大道，以子貢之才，猶嘆不可得而聞，以阿難之能，尙須承諸迦葉單傳，無法直向世尊探尋而得，無怪乎，靈明蔽於氣稟物欲，德性未能彰顯之人，何能自明其明德，終爲狂狷而要過猶不及矣。反觀一貫道弟子，爲數千千萬萬，雖多屬聰明睿智，而得遇明師一指即聞道不捨，成己成人，盡性成物，犧牲奉獻，成就正人君子，更效法菩薩之行誼，畢生勞瘁，無有怨語，其中道高德重，名垂後世者，尤不知已有凡幾

，而道親數目，無法估計，且正一日一日向全球遍及，若無天命，亦只能說是奇蹟，單憑這一點，能不說是道之神力？

在禮運大同篇後，緊接著說明：「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爲家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爲己，大人世及以爲禮，城郭溝池以爲固，禮義以爲紀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，以設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賢知勇，

以功爲己，故謀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。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時之最傑出者，只因大道之未能普及。故大道不能普傳，人間最高僅止於小康之世而已。

九、世界大同的進行——一貫道的使命

一、禮的認知與切實實踐——闡揚道義，弘揚中華文化

禮並非尊君封建時代下的產物，所謂禮者理也，理出於道，克己復禮，返本復始，皆是復道。故禮運篇說，禮者必本於太一。由於禮有三千三百之條，舉凡人生行則，無能外之，故未能爲大多數人所瞭解，遂以繁文縟節視之，將之當成束縛，極力加以反制，而妄加批評，或以法代之，更不願對禮一探究竟，殊不知

，禮正所以解束縛，除階級之爭，致民於優游之地，以達安和之境。故人有禮則安，無禮則危；不知禮，則無以立。故曰，禮者，不可不學也。「夫禮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順人情，故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」禮之興廢，人類之

存亡，禮之污隆，世道之治亂，此爲萬古不易之理。中國素稱禮義之邦，振興中華文化，復起禮儀，不僅於今爲當務之急，且更爲開世界大同必經之階梯。而一貫道有責任來闡發其奧義，使人樂於恪遵古禮，進而敦品而崇禮。茲試就禮之大要與爲人誤解之處，稍加述說，其詳則有俟於後之君子：

●禮在使人知所節制免於危亡，更爲世界

大同之所不可缺

周易次序，履卦之前爲小畜，履卦之後爲泰。

小畜者，蓄德蓄物，物質小有蓄積。履者，即禮也。小畜之志，在求富求物力之充盈，與履之守缺期平自齋於光明相反，因相反而相成，履正以應小畜之變，濟小畜之窮，禮之爲用，本於求物用充足之志，而應其變以濟其窮，蓋人生之欲供其揮霍之費，輒進取無厭，貪求不足，因利而成害，爲物而喪志，因生而趨殺，爲情而悖性，此天下之至慘，而人類之巨禍也，故必有以救之，挽回其波流，樹立其隄防，使全人之生成。小畜與履相合，則成泰象，而

爲大同郅治。論語庶而後富，富而後教，以成禮運，以開大同，亦即此義。故大同見於禮經，禮運有大同大順之世。今台灣經濟已是奇蹟，卻也因太過而生出流蔽，救治之道，必須崇禮。

●禮在屈尊就卑溝通上下，求上下平等安和

天之生斯人，恆不能齊，或富或貧，或貴或賤，或夭或壽，或勞或逸，此情也，非人力所能一之，故需有禮以辨上下，使溝通上下之情，而求其齊；以定民志，使達平均之道，而求其一，使全人之生，足人之需，而不得過其分。其已有者，使長保之，其未得者，使自足之，不貪於所求，以清其志，是以富貴得之而安和，貧賤得之而樂育，不以富貴驕人，不以貧賤喪志，則不平者能平，不均者能均，闢者補之，乏者益之，多者截之，過者約之，以期於中，而止於和，故有禮以使之一，而天下皆定於一也。

禮記曲禮上說：「夫禮者自卑而尊人。雖負販者，必有尊也，而況富貴乎？」是禮以在

自遵，而所以立己之身，故禮以卑己尊人，而必自上作範，以身作則。尊者雖自卑，而不失其尊，自降而不失其位。故社會能定而有序，和而不犯。上尊以就下，下卑以親上，上下和睦，各安其分，各守其位，以長治久安。如中庸所言：「在上位，不陵下，在下位，不援上。」而禮云：「禮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」乃極言禮之重平等。不下者，實則不以庶人爲下之略；不上者，不以大夫爲尊而減之，必求其平，平則能和矣，此乃禮之極則，而與負販者必有尊之語正相貫串。而屈尊就卑，截長補短，正爲禮之本質。

● 禮在使人抑情復性，富貴常保，貧賤安樂

禮者克己也，克己復禮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常保中心坦然無物，中不自亂，而後天君泰然，神志凝一，而後無畏無怖，而後不愧不怍，止有所定，行不踰矩，而克成德達道。人能克己復禮，天必予以福，故曰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故而顏回能居陋巷，不改其樂，夫子可飯疏食飲水

，曲肱而枕，樂亦在其中。而富有之人得之，情欲有所止，貧賤之人得之，能固窮而不生貪求，故貧而樂，富而好禮，而富之德在佈施，貧之德在無求，此不僅能以禮自衛，而人不攻，以禮敬人，而物無怨，多財而不驕夸，多物而不恣肆，雖居高不危，居下不辱，時得其所，永保其樂，更而君子富必有教，富而好禮，以保其富，而長享其業，大成其德，故禮雖非爲貴富計，而貴富賴之以保存也。

● 禮本於孝，成於治平

禮器篇上說：「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其

至一也。」「禮也者，反本脩古，不忘其初者也。」禮有三百三千之條，而首於孝悌，爲返本復始之道也，對天而言，崇德報功之行，爲一切祭祀之所本；對人而言，禮始於孝，本於尊敬，行於祭祀，而成於教化，致功於治平。道之所行，德之所成，教之所立，治之所明，由前言之所以報恩，由後言之所以培本，由內言之爲親親，由外言之爲仁民，而一歸於禮，此中庸所謂：「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

也。」大學首明明德，而終於止至善。中庸首性道教，而終於中和位育。其義一以貫之，亦仍本於太一之義。故禮先於倫常，即大學明明德親親新民之旨，中庸中和位育之功也。即大學爲人君，止於仁，爲人臣，止於敬，爲人父，止於慈，爲人子，止於孝，與國人交，止於信一節之義。禮以自天子始，無不納於規矩之中，尊卑皆然，故無德無位，不敢作禮樂，而天子能治國平天下，皆本於親親齊家之道，仍歸始於孝悌。而仁人孝子不過乎物，聖人之德無加於孝，故一貫道道親更當要遵行禮教而成孝，以爲社會之先導。

● 禮與法在本質上不同

禮與法治全異，法在制人，禮在克己，故禮文雖密，非以防人，乃在自防，禮例雖嚴，非以責人，乃在自責，不獨不專防人責人，且對人之越禮者，恆求所以恕之，必先自反以盡己，故禮本於忠恕，忠則盡己，恕則推己。唯自制，人亦無懼，故能制人；唯自守，人亦無親，故能責人共守。未嘗爲人謀，而人自服焉。

亂世反正之道，在先定民志，在先辨明分，而定民志者，使人人各依本分，素位而行，雖有政令以致之，法律以齊之，其根本則在禮教是也，政令法律定其外而已，禮教則定其內。

論語爲政篇說：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禮教不興，政法無用。雖定於一時，而不能久，定於一方，而不能遠。因爲齊其末，忘其本，雖智勇不足以謀其成，不必以前史爲鑑，即以時下之世局人事，當可爲明證。

二、同人——團結—貫道道親

治亂興衰，否泰有期，天道不常晦，俗云否極而泰來，否者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；泰者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，因君子之退處，小人爭寵得位，故爲否。現今社會國家，公權力不彰，政令難行，國會淪爲爭戰之地，廟堂可以噴漆污壁，社會到處充斥著奢侈色情賭博暴力，世界上種族歧視衝突，政局動盪不定，毒品走私，經濟犯罪侵襲，此寧非是否？雖可說是天運，亦是人不能自立，而君子豈無其人，只

因其不屑與小人爲伍，不必強自推銷自己，但沉默的大衆，仍是家國之基，水可覆舟，亦可載舟，天意乃取決於民意，其所待者惟時勢耳。小人不可長處約，不可長處泰，富貴而驕，如草頭霜，花上露，傾陷必有其時，此正是同人之能救否，以啓大有之時也。

同人者，以人濟天地之窮，回天地氣數，以人合天地之德以救否，是爲撥亂反正之時機，乃君子不迷不辱，得道多助，內外同心，上下一德，合群以濟難，故同人爲親，不爲外物所間，以親從親，不爲他力所奪，則親親而尊賢之義。

。

同人不獨人衆，貴在能同，以我同人，人亦與我同，是與人爲善，善與人同，故名同人。世之最艱難者，寡助耳，果得衆助，何爲不克，人能救時而挽否，以能合大衆也，衆不必在位，不必有勢，而同人尤重在無位無勢之人，正以當否之時，君子多已遁於野，小人亦難留於位，是家國可託者，尋常民衆及在野君子耳，同人以君子爲主，君子能率大衆以挽救危亡，正是同人之所取義。而舜之孳孳爲善，使民日遷於善，能佐堯平章，卒成盛治，全

是同人之功，故君子不難，難在能同人，衆人求治不難，難在克同於君子。

而求道之人稱爲道親，是人不親以道爲親。蓋皆爲志同道合之人也。本善心，化人向善，從自身到一家，由親而疏，盡皆同化，善人日多，遍佈各處。以此道德之覺醒與傳佈，重整世道人心，正是這批鄉野君子。一貫道道親，以道援世，極力於渡化衆生，渡一人，社會少一可淪於爲患之徒，化一人，國家多一良士，此一莫之能禦之仁風遍佈，任誰也無法擋阻。

道之傳佈由神州大陸，轉而薈萃於寶島臺灣，經四十年之努力，如今更達亞洲各處，繼而全球之華裔，皆日漸爲海外傳道之中流砥柱，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成立以後，於今更要成立世界總會，證明道德之風行草偃，必可如同人「先號咷而後笑，大師克相遇。」只要推我誠悃，行我忠信，以遍施之於世界各國，雖則不能遽至於同，而德由小而積大，功由近而致遠，同人之功，初時因德與功未逮，外人遠國，不相知而不相信，或未免有所艱難阻礙，故

先號咷而後笑。其後，同人之德與功必至累積光大，以至於大成，大成之後，外人遠國，莫不欣然悅服，而甘與吾同，乃遂成大同，故曰大師克相遇，惟其相遇而無不同，故人皆歸心，師且不僅不爲我敵，亦將相順相成以來從，而與我同進於大同，此同人以仁義示人，不憑強力，本先王耀德不觀兵之義，而世界和平進登於盛世矣。

三、大有——促進社會和諧暨世界大同

小畜與履相合以成泰，否泰有期，同人乃救否之道，同人之終爲大有之始，循環相濟。大有者，衆物備以待用，衆財成集以備采，有物則有養，有財則有用，是養天下而利萬物，物之藏於家者曰私，藏於國者曰富，富藏於地者曰棄，藏於民者曰利，故大有者，由上之好仁，使民無不好義，以開物成務濟興大利。大有者，爲一切有，無偏無爭，而非眞富，乃是富於天下。富於天下，人人皆有，則爲均，均則無一貧乏，有貧有富，猶未富也，故不曰富，而曰有，以有者，皆有也，富於彼者貧於此

，富於我者貧於人，皆獨有也，而非大有，獨有雖富，不足以稱，必天下無貧，始爲大有，即是均也，均則人不私其財，物不私其力，天下同用同給而無私積，均安均樂而無私爭，是曰至富，是爲大有，無一物不得其所，無一人不遂其生，不患貧而患不均，均無貧，和無寡，以成均富安和樂利之社會國家，均平安和者，爲大同之世，大有同人乃大同之運會也。

蓋物在成用，土與財乃天下之公物，惟有德者能有之，苟無其德而求土與財，是捨本逐末，將致爭民施奪，如此則財聚而民散，一人貪利，一國作亂。且物藏於己而不用，任其腐敗或棄置，乃暴殄天物，是謂悖德，如桀紂積存鹿臺之財，鉅橋之粟，僅速其傾亡敗覆耳。故小人以聚斂爲能事，君子則枉之，貪夫以耗費爲豪情，志士則不屑，蓋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，奢侈爲貪之源，吝嗇爲貧之因，故仁人不多富，智士不貪多，以其失財之正用也。而天之生物爲人用，乃以獎有德勸有功，勤者得之，善者享之，仁義者利之用之，非可以私干，故曰天祿，而孟子曰：仁義忠信，天爵也，修

天爵而後得人爵，故人當見得思義，取之合理，財多積不妨散之以聚人，以財發身成其仁，

及付出，欲開大同成大有之世，想必不是難事。

拾、世界大同的完成

由禮運大同篇的描繪，世界大同在大道普傳之下，其實亦非難致，也只是行其所當然，成於自然而己。此則乾元用九，以顯天德，見群龍無首之時，而人人自立。其由小而大，由中國遍及世界各地，則爲必然之過程也。

一、一貫道已有小同道場無計數

一貫道道親依道、崇德、遵禮，守佛家之規戒，持道家之功夫，行儒家之綱常，財施法施無畏施，在天恩師德慈覆，道長、前人、各位點傳師領導成全照顧下，走過坎坷的一段路途，這十萬八千里路，真是行一程平一波，一步緊接著一步，其間有著多少的艱辛淒苦，如今後學遍處，總算也不加辜負，任重道遠，使命肩負，壇主們省吃儉用，救貧濟苦，慈悲佈施，使得大街小巷中堂處處；講師們四蹄怒跨千里足，披星戴月，餐風露宿，口海波濤，覺斯民，作苦海與蓮邦之橋路，以如此之抱負

妙語如珠，使人群中道親遍佈；而道親們誨人不倦渡人出苦，有教無類，諄諄引入，看著多少人由迷轉悟，步出歧途，潛移默化之下，讓後輩小子，個個成爲正人君子，使淑女佳人，日後盡能相夫教子。中堂內瑞靄祥擁，慈雲景護，道場中人才出衆，濟濟多士，財力不藏以爲己，互通有無，敬老尊賢持幼，移風易俗，這莊嚴巍峨的道場，已無異是小同之世，是中華文化精華的濃縮，是禮、同人及大有，三種道德表現的試驗處。一貫道總會更因應時勢，先正名分，繼要開九州宏圖，團結各線各組，將衆川匯爲大流，向大海導注，以此聖道，拯濟斯世，不怕氣數挽回，要使人人讀聖賢書，做聖賢事，頂天立地，隻手挽將波浪長江住，雙腳踏平波濤洞庭湖，兵止禮興，把干戈息化成玉帛，讓老莊哲理令歐美嘆服，讓孔孟聖道在寰宇昭著。

二、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

隨著科技發達物質文明進步，人的生活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，數倍超乎昔日，而精神上

卻遠不如古，心靈的空乏，致使身心爲物質所役使，造成空前的浩劫遍處，但所謂分久必合，亂極思治，二十一世紀乃是超越戰爭的世紀，人們鑑於過往現今之經驗，當會有所回頭。

更因交通進步，地球變得越來越小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僅如咫尺，彼此好壞密切關連相互影響，推善則互蒙其利，推惡則互受其害，人要離厄得安，藉助宗教道德之力，是一條最有效之途，而以道德結合科技，可以挽救危亡之命運，然必賴東方哲學的發揚與致用，使經濟的發達僅是世界和平的工具，而不是目的，人們爲追求生活品質的全面提昇，將使全世界結合爲一整體，而生活世界化，文化本土化，彼此交流，更取其長以濟其短，用物而不爲物所役。其間心是力量的根源，人人應創造善緣，珍惜善緣，則必可衝破橫阻，化去暴戾，人的尊嚴於此則可十足顯現，而臺灣是中華文化精萃之地，天之不喪斯文，命脈必可延續，要拯世局之溺，更必由其光大而各地遍及。

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，這是不分中外，共同的認定，而中國人絕不是現今名利之

徒，所能代表的中國人，乃是聖人之徒，將中華文化力振恢復，道德足以領導世人，走向康莊和樂的路途。這豐碩的成果，絕非不勞可獲，雖則只問耕耘，不問成果，而依此行去，十年二十年後，我們下一代的子孫，必可揚眉吐氣，豪邁絕倫，本王道濟弱扶傾，爲道之宗主，萬國來欽，此雖是這一代積修的福蔭，亦是天時天運，智者當握機而行，齊人有云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，雖有鎔基，不如待時。」臺灣寶島雖如文王方百里，而得道多助，仁者定然無敵，立足臺灣，胸懷大陸，放眼世界，一以貫之在此時，古時云：「先時者，殺無赦，後時者，殺無赦」，正是重天時也，未得道者，切莫錯過普渡好佳期，直待涅槃到臨，可就後悔晚矣；已得道者，快趁此際，行功立德大步邁移，英雄豪傑識時機，天上蓮品人間定，萬古流芳美名遺。

拾壹、結語

今年恭逢 師尊師母普渡一甲子，六十年來有此成績，印證仙佛訓示，先說後應，無有

虛語，更使吾人相信，修道人任重道遠，精誠做去，終有一朝，也必定會「天下干息戈已止，全國有了大同風，萬國同祝齊進貢，一聲百諾天下明，大地山河重新整，另立人間之仁風。」於此要感激 天恩浩大， 師德無邊，期勉我一貫道道親，堅守個人志節，本天心，體師志，修天道由人道做起，尊聖訓，切實行，大道本是平淡無奇，最後再緬懷師尊紀念歌中二段，作爲我一貫道道親時刻之記銘：

大道之推行，天運開大同。二九接統，天旨優隆，時當庚午歲，禡祖而桃宗，巍巍三教一爐熔，道家曰復命，儒家曰執中，釋家曰見性，宇宙一理通，闢盡諸旁蹊，發揚救世功，當頭棒喝，喚起瞽與聾，金陵困繫道豈窮，永無怨悔容，歲寒松柏更蔥蘢，時衰道益充。
三載隔音容，哀痛蘊滿衷。芸芸萬姓，大劫遭逢，子系奉天命，收圓竟全功，三曹普渡德莫崇，快人騎快馬，逆水駛逆風，不進勢必退，堅忍立奇功，九六善接引，善惡分吉凶，凡我弟子，莫負師恩洪，未後一著莫放鬆，昭視蒼穹，登天原有路可通，大道在玄中。